

彻 底 剷 除

反 革 命 修 正 主 义 文 艺 黑 线

(资 料 汇 编)

上海图书馆代售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

红旗革命造反兵团编印

一九六七年五月

71

目 录

✓(一) 刘少奇对抗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批示罪责难逃	1
✓(二) 清算刘少奇在文艺界的滔天罪行	3
✓(三) 刘少奇十七年在文艺方面的反动言论	7
✓(四) 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彻底清算旧中宣部的滔天罪行!	11
✓(五) 刘少奇与肖望东的黑话	20
✓(六) 揭穿刘少奇利用电影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24
✓(七) 看! 刘少奇伸向北京人艺的魔爪	27
✓(八) 蒋介石和刘少奇是“同胞兄弟”	30
✓(九) 看刘少奇的一副洋奴相!	32
✓(十) 一条黑线	33
✓(十一) 彭真、陆定一是破坏京剧改革的罪魁祸首	35
✓(十二) 漏网大右派陆定一的反党“动员令”	38
✓(十三) 彻底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 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42
✓(十四) 大字报选辑(六篇)	48
1. 周扬疯狂反对宣传和出版毛主席著作	48
2. 周扬的反革命出版方针	50
3. 周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散布反党黑话	51
4. 周扬统治电影界的罪行	54
5. 揭开周扬制订“剧院十条”的内幕	57
6. 彻底揭发周扬林默涵的修正主义艺术教育路线	63
✓(十五)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十大罪状	67
✓(十六) 揭开夏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73
(十七) 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齐燕铭、夏衍、徐光霄, 结党 营私、招降纳叛的滔天罪行	

(十八) 声讨肖望东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击江青同志反对革命现代戏 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84
(十九)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的滔天罪行	89
(二十)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齐燕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录	94
(廿一)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光霄的十大罪状	99
(廿二)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荒煤的十大罪状	103
(廿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白羽的九大罪状	108
(廿四)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徐平羽的罪状	111
(廿五)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辛初的十大罪状	116
(廿六)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的十大罪状	119
(廿七) 愤怒揭发石西民在电影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122
(廿八)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是如何抵制柯老的正确指示的!	127
(廿九) 揭发石西民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128
(三十) 石西民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备忘录	132
(卅一) 杨永直忠实地随着周扬的指挥棒发号施令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143
(卅二) 彻底揭发、彻底清算, 反党分子杨永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	152
(卅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永直的罪行录	156
(卅四)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波!	176
(卅五) 孟波反动言行摘录	179
编后小记	191

刘少奇对抗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批示罪责难逃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他的光辉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并且着重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这个批示，敲响了文艺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的丧钟，使他们惊恐万状！

就在这个批示以后半个月，一九六四年的一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次会议由周扬先作汇报，然后由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作“指示”。他们一唱一和，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抵抗毛主席的批示。

一、竭力贬低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在讲话中，疯狂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〇年写的”，“那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而“今天不同了，社会主义革命已有十三年了”，“与一九四〇年比，完全变了。仍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观点看今天，就不够了”。又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而现在是社会主义的”。

刘少奇在毛主席著作产生的年代和文化性质上大作文章，其目的就是污蔑这两篇光辉著作“过时了”，不能用这部著作的观点看今天，污蔑这篇伟大著作在今天已经没有指导意义了。他甚至还把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诋毁为“新民主主义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是“不适用的”。刘少奇还说：“毛主席在《讲话》中谈到，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艺术标准是什么，当时毛主席没有讲。”

周扬这个文艺黑线头目，同他的主子刘少奇一唱一和，也在会上恶毒攻击说：“《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大众化、为工农兵服务，是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现在“搞社会主义”，同样“过时了”，“不适用了”。而他的问题只是对这两篇光辉著作“不适用”于“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清”。这是对毛主席的伟大著作的最恶毒的攻击。

二、极力掩盖文艺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

周扬在汇报一开始，就尽力掩盖文艺界阶级斗争的实质。他说：“为什么没有很好贯彻主席的文艺方向？反对方向的人是极少数，他们要搞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方向。大多数同志是拥护方向的，思想认识不清楚，因而也没有很好的贯彻方向。”

刘少奇在讲话中完全肯定了这一点，他同样矢口不谈文艺界严重的阶级斗争，却说：“文化工作不仅是个方向问题，并且还要把文化的性质搞清楚”。就这样，把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化成为对社会主义文化性质如何认识的“理论”问题。不仅如此，刘少奇还更加露骨地说：“文艺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是应该以社会主义教育方法提高认识。少数是反对我们的。对待反社会主义的，要批评，但不一定采取反右的办法。”

刘少奇在这里露骨地包庇着文艺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从根本上取消文艺界这场灭资兴无的阶级斗争。

三、恶毒反对大演革命现代戏，继续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艺术争地位

周扬在汇报中说：“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方面要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进行改造”。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要加以消灭，这是灭资兴无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周扬说的“改造”是假，要在这个幌子下稍加打扮继续“保存”才是真。周扬还露骨地说：“传统剧目中好的也要，可以古为今用，要总结历史的经验。”这就明白地点出了他的本意。

刘少奇在讲话中，完全同周扬一个腔调。他说：“新文化要占主导地位，把传统戏外国戏挤到第二位”。

这时候已经是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前夕，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艺末日已临，而刘少奇在这里却明目张胆地要为这些没落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艺保持地位。邓小平在插话中也说：“历史剧目，可以增加人们的知识，但要古为今用，适应今天的需要。”怎么古为今用？怎么适应今天的需要？邓小平这些话不正是《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这些大毒草最好的保护纵容者吗？

更恶毒的是刘少奇还想借演现代戏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反映，如“三年自然灾害”等等。并且接着说：“形式要注意多种，象一些反映投机倒把等题材也可以写”。这其实就是要用戏剧来表现社会主义的所谓“阴暗面”，借演现代戏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当时在场的康生同志立即把他顶了回去。

四、反对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

刘少奇在插话中，对这个问题还极端荒谬地说：“年轻力壮的可以下去和农民三同，年老体弱的三同有困难，可以组织下去参观，组织大汽车，吃在车上，住在车上。”这不仅充分表现了刘少奇所要扶持的是一批高薪阶层、精神贵族，并且也暴露了他自己的灵魂是何等丑恶！

（选文化风雷）

清算刘少奇在文艺界的滔天罪行

文艺界十几年来，阶级斗争的风浪时起时伏，从来没有平静过。长期以来，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把持下，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幕后策划下，文艺界成了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哨阵地。从这里，大肆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素，毒害群众，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早在几年前，毛主席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在一年前，毛主席又发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伟大号召。使我们这批小鬼冲破了一切束缚我们的罗网，从阎王统治的旧文艺界里解放出来了。

今天，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彻底清算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他的爪牙们在文艺界所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早在二十五年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发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伟大号召，指明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前进方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著作的指引下，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组成了文工团（队）深入工农兵，创作了一批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作品，迅速地配合了革命斗争的形势，发挥了战斗作用。革命的实践完全证明了“为工农兵服务”是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而革命的文工团（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好的战斗组织形式。

可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却出于他反动的阶级本能，对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恨之入骨，把革命的文工团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一解放，他就迫不及待地对周扬等人下了一道大砍大杀革命文工团建立苏修式的“剧院艺术和专业剧团”的黑指示，胡说什么“文工团员就会扭扭秧歌，打打腰鼓”，“要整编，要削减，要建立正式剧团”，“让他们（文工团员）转业好了。”疯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所提倡的革命文艺。

当时华东文化部副部长反革命胡风分子彭柏山根据这一黑指示，就立即下令撤销“南京文工团”、“革命文工团”、“青年文工团”等文工团（队），把一大批优秀的工农文艺工作者一脚踢出了文艺界。与此同时，他们又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搜罗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社会渣滓，拼凑起反革命的黑据点，为刘少奇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大做舆论准备。

旧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就是其中的一个黑据点。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国防部所属的演剧队。他们喝的是人民的血汗，肩上戴的是国民党的军衔，整日为国民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直至解放前夕，他们还在舞台上大演歌颂中国反动头子蒋该死的话剧《胜利进行曲》，在台上竟喊出了“蒋少壮万岁”的反动口号！就是这批家伙，解放后却受到了刘少奇的黑爪牙周扬、夏衍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青睐，摇身一变，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的银灰色军装，通过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点头同意，个个竟变成了三几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还相继地把他们拉入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升官发财，当时的演剧队队长国民党上校军官吕复，竟被提升为上海文化局副局长。

刘少奇的黑爪牙夏衍等人还嫌力量不够雄厚，又把上海滩上的一小撮反动学术“权威”和专演反动、黄色电影的演员等拉入院内。这里有英国皇家戏剧学院毕业的反动学术“权威”黄佐临，有受过蒋该死亲自接见并宴请过的《清宫秘史》作者杨村彬，还有反动“权威”陈白尘、瞿白音、陈鲤庭，黄色演员乔奇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夏衍亲任第一任院长，后来又把专演庸俗黄色戏剧的通俗话剧团和滑稽剧团拉入院内，组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大黑窝。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早在一九五〇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而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把这部影片说成是爱国主义的，从而在全国的电影和戏剧艺术领域里树立了一个“样板”，这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戏剧大开了绿灯。此后，死人、洋人统治了整个舞台，把我们新中国的工农兵形象全挤掉了。

作为刘少奇的黑据点上海人艺，十几年来紧紧地尾随它的主子，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大做舆论准备，在每个历史时期和政治运动中，都充当了刘、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忠实走卒。

由于刘少奇推崇了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旧上海人艺所属的通俗话剧团，就在一九五六年演出了与《清宫秘史》同样内容的《光绪与珍妃》，由于吻合了主子的胃口，田汉马上把这个剧团召到北京，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大量上演，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对《清宫秘史》的几次严厉批判。由于刘少奇的撑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陈荒煤在一九六二年，还与我院反动学术“权威”杨村彬勾结在一起，积极策划抛出了与《清宫秘史》同一题材的反动的大毒草《清宫外史》。

一九五七年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一小撮牛鬼蛇神妄想变天的美梦被我们打了下去，但是阶级敌人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言人，刘少奇这个牛鬼蛇神的总后台，这时又跳出来胡说什么“右派批评我们不都是错的”，“反右派以后，同民主人士更疏远了，这是我们的失败”，公然地否定伟大的反右斗争，为他的这些徒子徒孙鸣冤叫屈，在全国范围刮起了一股右派翻案妖风。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黑爪牙田汉抛出了反动剧本《关汉卿》，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的反右斗争，完全配合了刘少奇的反动论调，而我们旧上海人艺，由于一九五七年鸣放过程中，右派叫嚣得最厉害而被田汉看中，获得了《关汉卿》的首演权。在排演过程中，田汉一伙唯恐他的爪牙不能领会他的意思，在排练场上再三嘱咐这个戏是“古为今用的戏”，它的主题是“为民请命”，更为恶毒的是竟把这样一枝大毒草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节目。这个戏演出后，果然博得了社会上牛鬼蛇神的叫好声，说什么：这个戏是田汉写的剧本中最好的一个。

一九六二年正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复杂的时候，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大勾结，组成了一个“反华大合唱”，国内地富反坏右也勾结了起来，大反三面红旗，大反社会主义，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为了加速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为了自己进一步篡党篡军篡政创造条件，他一方面重新整理出版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纲领《修养》，一方面又把他的黑手伸向全国各政治、经济、文艺、教育等部门。

刘少奇胡说什么“就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他的那些嗅觉灵敏的部下，马上纷纷响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急忙下令给我院的反动学术“权威”杨村彬，要他按刘少奇的调子带着一家老小到莫干山高级招待所，精心泡制歌颂帝国主义的大毒草《忠王麾下》，企图通过一个被太平天国俘虏的英帝国主义分子在大叛徒李秀成军中经历的

一段故事，证明帝国主义阵营中也有所谓“明智”派，公开地与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通过他的部下，却让我们的艺术替他宣传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他居心何在？还不是明明要把我们的祖国带到投降帝国主义、依附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吗？这是万万不能让他得逞的事！

十几年来，在刘少奇、邓小平的直接控制下，在刘少奇“你有你的自由”的旗号下，整个文艺界毒草泛滥，大肆地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仅就我们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来讲，就演出有：

恶毒地丑化党、丑化革命干部、丑化劳动人民的戏有：

《同甘共苦》、《考验》、《明朗的天》、《思想问题》、《黄浦江边的黎明》、《不夜的村庄》、《笑着向昨天告别》。

歌颂资产阶级，描写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的有：

《上海滩的春天》、《布谷鸟又叫了》、《雷雨》、《枯木逢春》、《青春之歌》、《第二个春天》、《杏花春雨燕归来》、《法西斯细菌》。

歪曲历史、歪曲革命、歪曲革命斗争的有：

《上海战歌》、《抗美援朝大活报》、《万水千山》、《无名英雄》、《丽人行》、《红缨歌》、《记忆犹新》、《张文祥刺马》。

描绘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的有：

《认钱不认人》、《金钱世界》、《珍珠塔》、《中锋在黎明前死去》。

庸俗无聊、黄色下流、歌颂妓女的有：

《复活》、《日出》、《茶花女》、《啼笑姻缘》、《梁上君子》、《借妻》、《小山东到上海》、《智斩安得海》、《结婚之前》。

他还通过周扬、林默涵的策划，搜罗了文艺界的“三名三高”的反动文人，召开了一个“三月广州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兼反动学术“权威”黄佐临，秉承了其主子的旨意，拼凑了一个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等等破烂戏剧理论和历史垃圾，在会上抛出了一篇《漫谈“戏剧观”》大毒草，这篇大毒草企图用所谓戏剧的哲理性，来代替文学艺术的阶级性，用戏剧形式的多样化，来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这篇大毒草的发表，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批判，而且还立即得到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赏识”，他指使当时把持《人民日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急急召见了黄，为之打气鼓励。并在几个月以后刘少奇亲自在中南海接见了黄佐临，表示关怀。

在这次接见他先是假惺惺地要黄佐临和同时在场的曹禺多写现代剧，然后就进一步地强调要多写反映矿工生活的戏，接着就哇哩哇啦地介绍了一番矿工革命斗争的事例，他是真的要支持写革命现代戏吗？决不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他的阴谋。他企图通过“革命现代戏”这个幌子，把他过去那段所谓“领导矿工斗争”的丑史搬上舞台，为他个人树碑立传，他转弯抹角了半天，目的就在于此，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分庭抗礼，为他的进一步篡政、篡党、篡军制造舆论准备，难怪此后不久大毒草电影《燎原》和话剧《矿山兄弟》就相继出笼了。

战友们，同志们：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和不断深入，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发表，发起了一场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攻击，吹响

了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猛烈开火的进军号，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阶段。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和它最大的后台老板、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十几年来，已向党向人民欠下了不可数计的累累罪债，现在这笔债是到了应该彻底清算的时候了。我们决心在这场大搏斗中，和广大工农兵一起，与全国革命的同志们一起，打一场人民战争，以大无畏的精神，彻底摧毁这条黑线，并揪出它的后台老板，把他斗倒！斗臭！斗透！斗垮！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在我们的文艺阵地上放射出灿烂无际的光芒！

上海人民文工团《红旗》

刘少奇十七年来在文艺方面的反动言论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

一 九 四 九 年

△宣传封建，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胜利了？和尚、尼姑都不禁了，还禁戏？旧的东西总会死亡的，怕什么？《四郎探母》可演，禁了，人家又不知道这些汉奸戏了。

(在天津的讲话，抄自文化部大字报)

△对书报、戏剧、电影的审查尺度要放宽，否则会使很多人失业。社团根本不必登记，谭富英、梁少鸾，都可成班子，别人如何，不能成班子混饭吃？大家有饭吃，天下太平。天津禁了些旧剧，使人少吃饭、不吃饭，人家不满意，有问题还要我们解决，这是干了蠢事。战争时期，国家困难，我们不能犯急性病，搞乱了。现在是叫大家能吃饭就吃着，以后多从吃饭问题上考虑考虑，大家有饭吃，就好。

(在天津的讲话，抄自文化部大字报)

△舞女问题，看可否召集来开会，我们可以派一些女同志去工作。舞女自己开舞厅，自己开茶馆，减少中间剥削，好处在舞女有饭吃，花钱的人，有地方花。

(在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

一 九 五 〇 年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出笼之后，刘少奇“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

(戚本禹同志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一 九 五 一 年

△文工团员就会扭扭秧歌，打打腰鼓，这样下去，是害了他们。文工团要整编，人员要大大削减，建立正式的剧团。文工团员很年轻，大部分让他们转业，或者上学，学工业，学科学，学艺术，不要这样混下去了。文工团员是“万金油”干部，没有专长，文化又低，将来转业都有困难，是误人子弟，要解决一下。

(十月，刘对周扬作的整编文工团的“指示”)

一 九 五 二 年

△查禁一本书等于枪毙一个人，谁给你们权力查禁书？

(抄自文化部揭发材料)

一 九 五 三 年

△要设立基金委员会供给会员及非会员中优秀的业余写作者以必要的旅行费用或创作津贴。

(对中国作协指示，摘自文化部材料)

△几千个剧团(指民间职业剧团)都合营,会搞掉积极性,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促退就是反动。这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就带有反动性。要让民间职业剧团再搞它二、三个五年计划,让它与国营剧团竞赛,看谁的观众多,看谁最能得到人民喜爱。

△国营剧团应当注意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其一。其次是对待演员,好演员工资要高低些,吃得要好些;差一点的,工资可低些,可以采取订立合同的办法。

△对于流散艺人,可让他们登记,发给执照,说鼓书的也是个体劳动,要让他们到处跑跑。怎样组织好?可与他们商量,可以象行会一样,每年开它一、二次会,时间也可固定,过去鲁班的行会就是一年一度而且时间也是固定的。开会时,采取民族形式,玩它一天,把一年会费都花掉,热闹一番,大家高兴。……文艺团体也要多帮助他们,不要强迫他们集体活动,要松散一些。

△国画,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有些国画家却没有得到很好安顿。……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要推掉一些陈的,但不能勉强,改造文化,必须经过一定努力,不要“硬生孩子”百花齐放,允许并存,现在工笔画为何不大见了?

△演《打渔杀家》穿补丁衣服不好,服装愈漂亮愈好,不要太现实了。改戏不要大改,有害稍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新文艺工作者到戏曲剧团搞戏改,不要犯急性病,改的不要过分,不一定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能过早地改,不能改得不象了。当然瓜熟不摘,也要掉下来。戏改如此,各种改革都是如此。

△反映现代生活不能勉强,芭蕾舞,外国歌剧不一定能反映,即或能反映,也只有几个戏。观众口味是不同的,有的愿听全本戏,有的愿听片断,大部分人是听故事,而农民则喜欢听连台本戏,有头有尾。看了戏,能得到休息,使人高兴,就很好。看《天鹅湖》可以提高兴致,《巴黎圣母院》的艺术水平也很高,也有教育作用,京剧艺术水平很高,不能轻视,不能乱改。

△……我们是否有歌剧历史?有。《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都是不错的。……京剧看不懂,可以用幻灯打字幕,那个时代讲的话,不要去改,照样写出来。

△世界各国的电影,只要无害的,能介绍情况,帮助了解情况的,都可进口,有些改良主义的,也可进口。

△瓜不熟,要摘,是主观主义。目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都有。

文艺界需要整风,可以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大家提意见,让他们写出检查报告,写好后印个几十份几百份,给中央几份,看看他们的思想怎样。经过批评,然后再写,主要是靠个人思想斗争,自己用心去写。过几年拿出来看看,再写一遍,老的愿意抽回去的也可以。这种做法,可以集中在问题多的单位去搞,开个名单,要控制严些,不要登报,不要向外公开。

△现在对文艺批评太多了,特别是口头批评和品头评足太多了。这一点,应当引起注意。鼓励批评,发展批评,这是一;批评力求正确、适当,这是二。批评应对人有所帮助,要看对象,对青年批评多了,就会丧失信心。负责同志看戏,不许议论不行,议论了对人又有压力,我看随便讲几句,不能算批评,可以不听,如果是正式意见,那就讲清楚。议论有时是正确的,有时不一定正确;省委决议也有不正确的,都可以讨论。外行提意见应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作家、艺术家要尊重群众意见,但不是非听不可;当然正式决议还是要听的。不这样,作家就无所适从,也就没有个性了。

△……职业作家也应当参加一定的工作,不参加不对,生龙活虎的东西,省委书记不一定

能写出来，因为他们大都在“幕后”。职业作家应了解省委是怎样领导工作的，应参加党的会议，从上到下有系统地参加，深入生活，有的人原来是省委、地委书记或部队干部，现在从事创作，要帮助他们多写，并给他们一定的荣誉；有的人当作家更适当，要让他们当作家，但仍需兼任一个副职，参加一些工作，千万不要脱离生活。领导部门要抓思想，同时要注意发挥作家的个性、特点和风格。

△抗战时，文化干部就很多，现在也不少，而且党员比例大，占百分之三十（教育方面党员占百分之七，工厂百分之十，农村百分之一），问题是如何提高修养，加强训练，进行整风和提高他们的觉悟。……领导要善于处理各种关系，这要靠政治，不一定要技术干部，当部长不懂技术也可以领导；反之，叫鲁迅或梅兰芳当部长，也不一定当好。……文化队伍有二十五万人，应该出省长，要注意训练培养。

△反动的书，还有多少人看？要研究，不要随便查禁。

（以上是三月八日旧文化部党组向刘汇报工作时，刘所做的黑指示）

△在怀仁堂看完北京人艺演出的曹禺的《雷雨》之后说：“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

（注：早在1941年刘就迷恋这个剧，阻拦其爱人学毛著，让她多读多背《老残游记》和《雷雨》。）

一九五九年

刘少奇亲点中国京剧院黑帮分子李少春的《梅龙镇》。看完后，携同王光美，兴致勃勃地地接见了演员。并指示要搞全部的《李凤姐》。1961年又念念不忘地指示京剧院要排这出戏。

（京剧院提供材料）

△不成熟（指《鱼美人》）没关系，新的事业嘛，这个舞不成熟，下个舞就成熟，要勇敢创造嘛。

（看北京舞蹈学校《鱼美人》后谈话）

一九六零年

△刘清红线女、谢芳在自己家里吃饭时说“你们长得很漂亮，又年轻，很有前途”。

（摘自北影大字报）

一九六一年

△2月21日刘少奇在怀仁堂看中国京剧院演出时说：“可以多编一些这样的新历史剧，另外也可以改编一些传统剧目，甚至象“梅龙镇”、“二进宫”、“四郎探母”等思想性差技术性强的戏，也可以改改内容，把技术留下来，继承艺术成果，编成可以发挥浪漫主义的想象”。

（京剧院提供材料）

一九六四年

△周扬同志讲的情况和意见都很好。

（在一月三日的文艺座谈会上讲）

。（注：周扬主要讲了四个问题：①大摆文艺界的政绩；②主张先立后破；③把文艺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说成是认识问题；④文艺界的中心问题是抓创作。）

《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写的，当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讲到文化是这样提的，

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而今天，比 1941 年，情况完全变了，如果现在仍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点来看今天，显然不够了。

△现在要不要在文艺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对绝大多数来说，搞五反也是社会主义教育，使社会主义收效多一些。对反党的，二心的，要加批判，但不要象反右派那样搞得太厉害了。

△表现现代题材，应当是话剧为主。但戏曲也可以演现代戏。历史剧也可以演，但要古为今用。有些历史剧，要重新改编，有些改得好。如《恶虎村》，改了就有教育意义。也有些改得不好的，如《李慧娘》《谢瑶环》《团圆之后》等。

△说到六条政治标准时，刘说：“希望把《昭君出塞》改一下，以有利于民族团结。”

△周扬反对演现代戏，大叫“要注意传统剧目和推陈出新。”

刘少奇积极支持，并说要把“传统戏、外国戏放在第二位。”

△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以写的，批评的，批评不等于暴露，暴露是敌对的，现在需要批评的作品。

△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反映如：三年自然灾害等等。”接着又说：“形式要注意多样，象一些反投机倒把等题材也可以写。”

△文艺工作者可以坐着汽车下乡，吃饭睡觉都可以在汽车上。

△文学家要和群众结合，有些人就是不下去。可弄几辆汽车，上边有厨房，你们坐在汽车上到处开，坐在汽车上看看也好。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垮了，现在整天反资本主义，又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反映陈半丁的斗争方式，要反映时代主流，鼓舞群众前进。

（注：陈是个反动透顶的老画家，善于运用隐晦的手法，以画攻击党）

一 九 六 六 年

△6月30日刘少奇向京剧院下达“指示”，要京剧院演《野猪林》招待外宾和他自己，旧文化部副部长李琦在刘少奇的支持下，竟然指名要黑帮分子李少春、袁世海主演，因革命群众强烈反对才未得逞。

（京剧院提供材料）

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彻底清算旧中宣部的滔天罪行

根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在这里，我们初步揭发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认为旧中宣部阎王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是和刘、邓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紧密联系着的。这条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我们中宣部的一些革命同志接触的材料和情况有限，但是仅仅从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材料看，刘、邓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多年来，他们执行的是一条反毛主席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流毒全党，流毒全国，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公开批判，必须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

配合美帝和苏修，猖狂攻击毛主席，攻击 三面红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刘少奇在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认为时机到了，配合美帝国主义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反华叫嚣，在国内，在党内，大刮阴风，制造悲观空气，长敌人的黑风，灭革命的志气，含沙扬影，猖狂地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七、八月就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经济困难，已经到了沟底，再往前走，就陆续上升了。历史已经证实了毛主席的光辉预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很快就克服了苏修集团和自然灾害加到我们头上的困难。

而刘少奇在这个时期，却同毛主席大唱反调，六二年三、五月间、他叫嚷什么“对于困难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很严重的”，工农业生产“还要继续下降”“比例失调”，“货币贬值”，“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更恶毒的是，他竟然指桑骂槐地攻击毛主席，说什么“相反的，不愿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身有十分，只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丧失信心，以为逃避困难就容易解决问题，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不是真正的勇敢。绝不是革命家的气概，绝不是列宁主义应有的态度。”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刘少奇还叫嚷“什么叫最困难时期，就是农民暴动时期，这样的困难时期过去了。”他还明目张胆地针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从去年到今年这一年中，从中央来说，对严重形势估计不足。”还猖狂地提出：“对目前的严重形势估计的够不够？没有估计够，再估计一下！”

刘少奇这样大喊大叫，这样困难，那样困难，简直就要“崩溃”了。其目的就是，就是要说三面红旗是错误的，污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我们伟大的党犯了路线错误，夸大困难来吓唬人，使人民丧失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心，以便改变国家的航道，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他在六二年六月间，就公然提出“过渡时期一切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那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说什么“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

单干”！而在这以前，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支持陆定一等人提出种种反动谬论；搞什么“三不”主义的“干部轮训”；制造舆论，大刮翻案风、单干风。搞得全国乌烟瘴气。就是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回到北京，亲自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十中全会，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才纠正了刘少奇在我国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刘少奇、邓小平是旧中宣部反毛泽东思想的后台大老板

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陆定一为首的旧中宣部是座阎王殿，长期以来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犯下了滔天罪行。在捣毁阎王殿的斗争中，革命同志作了大量的揭发，我们还将彻底清算。

阎王殿为什么能够长期地、大量的、肆无忌惮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现在真相大白，就是因为上面有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黑司令给他们撑腰。刘少奇、邓小平是旧中宣部反毛泽东思想的后台大老板！

长时期以来，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极高的评价，一再号召全党全军大学毛主席著作。一九六〇年十月，林彪同志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决议中明确肯定了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并在决议中，号召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工作。在林彪同志号召下，人民解放军开展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九六一年林彪同志总结解放军学习经验，提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但是，在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的旧中宣部这座阎王殿，与林彪同志和解放军大唱对台戏，疯狂地大反毛主席，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一九六〇年一月，由旧中宣部代拟的所谓“中央”批转团中央《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的请示》，明目张胆地攻击和贬低毛泽东思想，在报刊宣传上只准提毛主席著作，不准提毛泽东思想，这个流毒全国的黑文件，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黑司令部批准的！

一九六一年三月，旧中宣部就针锋相对地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大肆攻击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疯狂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这个流毒全国的黑文件，也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黑司令部批准的！

一九六一年四月，以“中央”名义转发的《黑龙江省委关于选编和发表毛泽东同志言论问题的通报》，对毛主席著作的选编和出版，规定了种种“王法”，千方百计地反对和限制各地编印和出版毛主席著作，这个流毒全国的黑文件，也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黑司令部批准的！

一九六三年七月，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旧中宣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情况和改进出版工作问题的报告》，对出版毛主席著作又规定了许多新“王法”，例如：毛主席的著作不许地方代编印、出版；中央一级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著作专题摘录，各有关党委都无权批准，必须送旧中宣部审查；各地编选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著作，只准印活页，并且还要“严格控制印数，在机关内部发行，不得公开发行”，等等。这个黑文件，又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黑司令部批准的！

一九六四年二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编印毛主席著作的批准手续的通知》，除了重申六三年七月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旧中宣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情况和改进出版工作问题的报告》所规定的“王法”，更进一步规定：“凡要出版毛泽东著作的选本，必须报告中央。非经中央批准，不得印行。”（原规定报“中央有关领导机关审查、批准”）这个黑文件，又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黑司令部批准的！

一九六五年，正当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黑司令部，在八月份召开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大肆攻击群众学习运动，大泼冷水、大打棍子。会后，还立即把这次会议的黑内容写成“纪要”通知各地，鼓吹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推行所谓“自愿”原则，胡说什么“不能卡的太死，不能千篇一律，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形成社会强制”，搬出一大堆棍子，妄图扼杀轰轰烈烈的群众学习运动。邓小平还亲自出马，在团中央的一次会上放毒，攻击群众学习运动。《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在八月底发的题为《从实际出发指导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社论，就是一株大毒草，鼓吹“自愿原则”，“扩大知识面”，“不要搞一律化”，“不一定要学一样的。爱文艺的，爱打球的，……结合自己的爱好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这株大毒草，就是根据邓小平的讲话泡制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在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主使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立群起草了中央转发三单位《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批示》。这个黑文件硬把旧北京市委的所谓“经验”的黑货塞进去，挤掉一些同志推荐的解放军某单位的学习经验。在“批示”中只字不提林彪同志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原则，还大反所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大肆贩卖头年八月“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黑货。在起草这个黑批示的过程中，刘少奇还把许立群等找去开会，刘少奇在会上攻击解放军在农村四清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经验，胡说这是用学习毛主席著作代替四清，刘还规定在四清运动中只能学二十三条。他要许立群在“批示”中把他的黑指示写进去。

从以上几件事不难看出，刘少奇、邓小平以及阎王殿的陆定一、周扬、许立群、林默涵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立“王法”，下禁令，要阴谋，放暗箭，力图贬低、歪曲、抵制、攻击毛泽东思想，反对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仇视和破坏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阎王殿欠下的这笔帐，必须坚决彻底批判和清算。刘少奇、邓小平欠下的这笔帐，同样必须坚决彻底批判和清算！

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对批判国内的修正主义、 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

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多年来一贯的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对批判国内修正主义，一句话，就是反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这不过是他们一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立场的一次大暴露。正如林彪同志所说，“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坏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在这里，我们仅举几个事例，揭穿刘少奇、邓小平一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

（一）攻击一九五八年以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 公然要我们党向资产阶级“还账”

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国内外阶级敌人里应外合，推波助浪，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在这阶级斗争出现大反复的关头，刘少奇、邓小平也乘机大刮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攻击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叫嚷要我们党向资产阶级“还帐”。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在一个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一唱一和，大肆攻击文化科学战线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刘少奇公然提出“究竟成绩是否伟大？有无虚假？”接着又诬蔑我党“不懂装懂”，“就是怕实事求是。”诬蔑大跃进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是“戴帽子乱斗”，是“强制人家接受马列主义”，攻击前几年是“抽象的红，空谈革命，革命”。胡说什么“因为党爬上了领导位置”，“乱指挥”，威胁说“要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因此，刘少奇、邓小平便公开提出我们要向党向资产阶级“还帐”，说什么“不要欠帐到棺材，生前不还死后还”。也就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号召我们党的干部要老老实实地做资产阶级教授、专家的“勤务兵”，好好为他们服务。

（二）打着“红旗”反红旗，妄图取消国内的反修斗争任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是学术界一次极为重要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动员大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个会的召开，曾经要刘少奇到会去作报告。但是刘少奇完全辜负毛主席的重托，不但不忠实地宣传毛主席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思想，而且利用这个讲坛，肆意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对国内修正主义的声讨和批判。

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空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却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就暴露了他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代表人物。

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违反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违反主席关于反对和防止国内修正主义的伟大指示。提出什么：当前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仅仅是“反对外国的修正主义”，胡说什么只要反对国外的修正主义“就可以防止国内修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他在一个小会上更露骨地说，批判了外国修正主义“使干部、人民中思想同修正主义相同的，附带也批判了”。在报告中，他还对着许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荒谬地提出“如参加反修斗争，就可使不是好的革命者成为革命者，非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写几篇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文章，就可以根本改变阶级立场、政治立场。

反不反对国内的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刘少奇根本取消反对国内修正主义的严重斗争任务，就是要把学术界反对修正主义的伟大政治斗争，阉割成一场对国外学术界某些修正主义头衔人物的“纯学术”批判，就是要拼命阻挡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和开展，也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一伙掩藏得很深的修正主义大头目。

（三）攻击一九六四年以来我们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

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

一九六四年，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斗争刚刚开始，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跑出来为反动学术“权威”保驾，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讨伐。在一次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对六四年以来的文化革命描绘得“一团糟”，说什么“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那有那么完美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甚至他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革命左派说：“有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肩膀，自己上台。抓住小辫子，批判半天，为自己出名。”

在刘邓黑司令部的主持下，一九六五年他们又泡制了一个三月三日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攻击六四年以来学术、文艺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革命，是搞“过火”了，妨碍